

牢門脫險記

于天放 作

遼寧人民出版社

牢門脫險記

于天放 作
季舒 畫

遼寧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瀋陽

編號：3719

牢門脫險記

作者：于 天 放

畫者：季 舒

出版者：遼寧人民出版社

(瀋陽市馬路灣)

發行者：新華書店

印刷者：長春新華印刷廠

字數：28,000

一九五三年十月第一版

印數：75,534--87,544

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七次印刷

定價：1,800元

寫在前面

「牢門脫險記」是我從北安日寇監牢中，越獄脫險的一段故事——很不值得記述的故事。

在整個東北抗戰事業中，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發動與組織了東北愛國的人民大眾，堅持了十四年的武裝鬥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我們個人的活動那是很渺小的，本來沒有記述的必要。如果說對革命有一點貢獻的話，也必須歸功於黨，歸功於人民，個人是無所作爲的。不過，抗日時期，在北滿一帶，關心、幫助抗聯的人們很多，尤其是當我被捕、受刑、越獄脫險的時候，除了死心塌地的漢奸、特務而外，凡是真正愛國的父老兄弟諸姑姊妹們，都担心着我的安危。當敵人到處抓我時，有冒着生命危險，瞞着日寇給我飽飯吃的；有把我秘密放走的；有不替日寇真心搜索的。記得海倫縣有個城市貧民說：「若抓住于天放，我替他去死！」東北人民痛恨日寇，不願當亡國奴，愛戴抗日戰士的愛國正義心願可見一斑。此外，對我的越獄，還有很多人看成是神奇，傳說不一。實際上，我之所以能够脫險，完全是黨的力量，和依靠人民羣衆的幫助。

祖國解放後，各方面要我報告抗聯鬥爭史，同時更願意知道我越獄的一段故事，又督促我把它寫成小冊子，我就僅根據自己所記憶的寫出來，作為我今後繼續克服困難，加強鬥志的備忘錄，並可告慰那些關心抗日戰士的人們！

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於齊齊哈爾市

目 錄

東北抗日聯軍·····	一
活躍在小興安嶺上·····	五
集中攻打敵人·····	八
農民和小學教師·····	一〇
在宋萬金屯小學校·····	三
被捕的前一天晚上·····	一四
在慶安監牢中·····	一六
北安的特務分室·····	一七
審訊受刑·····	一九
越獄的決心·····	二一
越獄的準備工作·····	二四
希特勒失敗的消息·····	三〇
一張引路的地圖·····	三一

永遠不能忘的戰友·····	三三
越獄·····	三五
小松林遇險·····	三九
人心不死·····	四二
曠野無人的榛柴崗上·····	四五
又脫了一次大險·····	四七
踏着烈士的血跡前進·····	四八
訥謨爾河遇敵兵·····	四九
突破封鎖綫·····	五〇
日本鬼子退却了·····	五一
老萊村人民的歡笑·····	五三

東北抗日聯軍

東北抗日聯軍（以下簡稱抗聯）是東北人民一支抗日的武裝力量。它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艱苦奮鬥，不屈不撓，再接再厲，血戰了十數年之久，終於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配合了八路軍、新四軍，並在蘇聯紅軍幫助之下，解放了全東北。

抗聯的成長，是由無到有，由小到大。起初的時候，沒有槍沒有砲，全是靠着奪取敵人的武裝來武裝自己的。可以說抗聯是一點一滴的壯大起來的。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七兩年中，是抗聯發展的高潮時期，這是由於中國共產黨抗日主張的實現，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達到了目的，全國抗戰開始，人心振奮，人們都擦拳磨掌地要拿起槍來打日本鬼子，所以我們這一支人民的抗日隊伍很快就擴大了。當時已編成十一個大軍，人數有十數萬之多。活動地區也很廣，東起烏蘇里江，西到大遼河，南起長白山，北達興安嶺，到處打擊敵人，使日本鬼子日夜不安，無法完全奴役東北人民。

敵人由怕抗聯到恨抗聯，由恨抗聯到下決心消滅抗聯。一九三八年開始，日偽軍聯合向抗聯進攻，僅偽三江省（現松江省的東北部）就有偽軍四十八個團（內有內蒙古偽軍三個騎兵團），和日寇五個師團的兵力跟抗聯作戰。敵軍所到過的地方，燒、殺、掠奪、姦淫，無惡不做。日寇的三光（搶光、燒光、殺光）政策，由東北應用到關裏。在東北沿山地區或抗聯常活動的地區，都造成了廣大的無人區。另一個惡毒手段，就是實行歸屯併戶、集團部落、「堅壁清野」、「軍民分離」的毒辣政策。除了軍事進攻而外，還有政治的和經濟的進攻。在政治上利用誘降辦法，我們隊伍中不堅決的份子就屈膝投降了。如民族敗類、抗聯的叛徒謝文東、李華堂、王蔭武等，都先後投入日寇的懷抱，當了漢奸、走狗，陷害了不少救國志士。光復後，謝、李匪徒由漢奸變為國民黨員，當土匪擾亂地方，殺害人民，被我人民解放軍完全消滅了。在經濟上實行封鎖手段，凡接近抗聯活動的地區，日寇把糧食、布疋完全統制起來，給每個老百姓只留三天食糧，吃完了再到駐軍處去領，布疋只許可按人口買，數量很少很少，不准額外多買。日寇打算用這些辦法，使抗聯無衣無食，自消自滅。日本鬼

子這種計劃並沒有實現。

由於敵人的全力進攻，各地抗日部隊都受到嚴重損失。凡是和抗聯有關係的地方救國會會員、幫助抗聯的基本羣衆，一旦暴露出來，輕的坐監牢，重的殺頭。在全東北監獄裏，大部分是共產黨員及抗日志士。一九四〇年訥河縣龍河鎮區，就有二百多人被捕，五十多人犧牲；在三肇（肇東、肇源、肇州）地方有上千人被捕，三百多人犧牲；一九四二年在巴彥及東興一帶，也有千人被捕，處死刑四百多人。我軍在處境困難當中，要想吃飯就得打仗，就得用槍子來換，甚至用性命來換。正像抗聯周保中同志所說的：「我軍幾乎完全生活在冰天雪地、高山密林裏，沒有房子住就圍着火堆睡覺，吃一頓飯必須用血來換。」有許多勞動人民，他們熱愛祖國，也熱愛抗日聯軍，他們不怕一切，冒着生命的危險，黑夜裏秘密組織運輸隊，把糧食、布疋、食鹽、火柴等物供給我軍；也有的英勇地參加了軍隊，為收復國土而戰。我軍在極端困難情況下，在作戰、遠征、被封鎖等惡劣的環境中，凍死餓死的也很多。但是，我們抗日聯軍忠實於祖國，忠實於人民的同志們，絲毫沒有屈服。

為了對付敵人的殘酷進攻，堅持東北游擊戰爭的艱巨局面，我抗聯第三路軍，始終保持住興安嶺的戰略基地，英勇戰鬥，經常不斷地箝制並削弱日偽軍。為了執行中國共產黨長期抗戰的方針，適合東北特殊環境的需要，中國共產黨北滿臨時省委員會，決定在一九四一年冬，改變戰術和鬥爭方式，就是：化整為零，分散活動，偵察敵情；找到有利時機，集中起來消滅敵人；組織羣衆，宣傳抗戰，保存和擴大實力；爭取時間，配合全國總反攻。

由於對敵鬥爭的方式改變，要保存和擴大抗日力量，準備將來更有效
地打擊敵人，就在一九四一年冬，抗聯第三路軍一部分主力轉移到別處整訓，一部分仍留在原來的游擊區（松花江以北，黑龍江以南，舊黑龍江省中部地區）堅持活動。當時由第三路軍總指揮部（總指揮是張壽籙，就是李兆麟將軍，政委金策——朝鮮人，先復後曾擔任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副首相，一九五一年病故），決定派我擔任第三路軍總部軍政特派員兼第三路軍總政治部宣傳科長，負責領導指揮三路軍留在黑龍江省境內的部隊並搞地方羣衆工作。

活躍在小興安嶺上

東北是我的家鄉故土，我愛祖國，我愛東北，我愛家鄉，我也愛樹海無邊的小興安嶺。不管敵人怎樣兇惡殘暴，抗日鬥爭的怒火是不能被壓下去的，我決心埋屍故土，也不離開東北一步！

自從一九四二年春天，和敬愛的李兆麟同志分手以後，三路軍在東北的艱巨任務，就放在我的身上了。一九四二年是三路軍開展生產自給自足的一年。為了粉碎敵人糧食的封鎖，必須開荒屯墾（種地），但敵人搜剿的太蠟虎，離山邊百里以內都不能屯墾，要找特別嚴密的地方。我們跑遍了北嶺山（綏稜東北四百華里）一帶，從二道河子跑到老金溝，跑到鷄爪河及伊春河（都發源於北嶺山），又跑到八道河子（諾敏河的支流），最後找到了五處屯墾地。為要保守秘密，不被敵人破壞，各屯墾地點互相都不知道。有一處失掉聯絡，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個人從山裏回到綏稜縣，他們不知道祖國光復，和我見面時，悲喜交加，不知說什麼才好。

這些屯墾處都在小興安嶺西側，因此，小興安嶺對抗聯三路軍來說是很很有價值的，是我們的生命綫。

小興安嶺接近松花江和嫩江平原，接近龍江腹地，在軍事上，很有戰略意義，敵人無法消滅我們，我們却依靠着深山險要，便於打擊敵人。像綏佳綫從鐵驪到湯原一段，在日寇修建這條鐵路時，敵人被我們殲滅三千多，差不多每個車站或要塞都有日寇的「忠魂碑」。通北的冰蹕子（地名），有日寇津田大尉以下四百名的「忠魂碑」。日寇的「忠魂碑」正是我們的「輝煌戰績」。

三路軍的指揮員、戰鬥員，幾乎走遍了興安嶺，正像李兆麟將軍在「露營之歌」裏所說的，「戰士們熱忱踏破興安萬重山」。中共北滿臨時省委和三路軍，在小興安嶺裏建立了很多後方機關、學校部門，像中共北滿省委秘書處、三路軍總指揮部、軍政學校、被服廠、後方醫院、修械所、農業生產屯墾處等。在嚴寒的氣候下，房子住宿問題，只有在小興安嶺才能解決。因為敵人瘋狂的「討伐」，自從一九三八年冬以後，抗聯完全是露營，一年四季如果沒有火是不能生存的。如在三路軍「露營之歌」

裏邊寫着：

「在春天，圍火齊團結，普照滿天紅；

在夏天，煙火沖空起，蚊吮血透衫；

在秋天，草枯金風急，霜晨火不燃；

在冬天，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後寒。」

在嘎吱嘎吱（冷的意思）的「三九」天裏，圍着火堆睡覺，前胸烤暖了，後背凍硬了。

特別是在雪深沒腿、山土凍裂的寒冷的冬天，火就是生命。

採山裏的野菜、樹皮、蘑菇吃，打魚、打各種野獸吃，也是小興安嶺可愛的地方。

小興安嶺的風光，也非常美好，特別是快到夏天的時候，山青水綠，樹林子遮住了天日，有各種雀鳥在叫喚，有各種野花在怒



放，渴了就喝泉水，睏了就睡在向陽的山坡上，空氣是再好沒有的。醫藥雖缺，疾病不生。負傷的同志，既無房子住，又無醫藥治療，小米稀粥是傷病員的好飯，樹皮膏藥是治槍傷的靈丹。老實說，小興安嶺就是抗日聯軍天然的大療養院！

我們的抗聯第三路軍和地方抗日團體（當時是抗日救國會、青年救國會、武裝組等救亡團體），英勇地活躍在小興安嶺上，跟日本帝國主義進行着艱苦的、你死我活的鬥爭。

集中攻打敵人

三路軍一部分兵力，化整為零，分區活動在巴彥、木蘭、東興、鐵驢、慶安、綏稜、海倫、通北、北安、德都、嫩江、訥河、湯原等縣。每小隊最多不超過二十個人，少的五、六個人。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宣傳和組織羣衆，擴大抗戰影響，壯大力量；同時要偵察敵情，遇到機會就集中攻打敵人，好解決部隊的供給問題。在一九四二年，德國、日本法西斯鬧得

正兇的時候，三路軍留守隊曾英勇地攻打慶安縣的大羅鎮、木蘭縣的石河鎮、東興縣的大樞鎮、鐵驢縣的汪洋站和岩手站的偽警護團及警察所和許多日本開拓團（武裝移民團），共繳獲長短槍二百五十多支和很多軍用品。一九四二年的青紗帳起時，我領着五名戰士，經常深入海倫縣以南以東二十來里處活動，建立了一個救國會、兩個武裝組。在執行工作任務時，日寇強迫上千的羣衆滿山遍野搜查抗日隊伍，由於得到羣衆的幫助，敵人連我們的影子也沒看見。一九四三年六月，馬克正、杜希剛等七同志，攻進綏佳綏的帶領車站，沒收日寇鴉片所的鴉片煙，全部加以燒燬……。

只要有一個抗日聯軍或共產黨員存在，敵人是不安心的。日寇用盡了一切方法，要消滅這一支堅持抗日的隊伍。在各城市、車站、鄉村張貼「捉拿抗聯領導幹部」的大佈告，欺騙羣衆說，捉住一個抗日聯軍給多少少賞錢。日寇又利用山裏的特務，搜尋抗日聯軍情報。遇到抗聯幹部或戰士，能殺害時就用毒藥、鐵斧子等殺害，不能殺害立即報告就近的日寇駐軍。抗日聯軍常走的地方及高山頂，都有日偽軍兵營和武裝開拓團，使抗

聯在山裏行動很不自由。尤其下雪時期，敵人發現一個人的腳印，就順着腳印追到底。敵人更利用原來生活在興安嶺山裏的鄂倫春人，在湯原和黑龍江一帶山裏打獵，但是主要目的就是抵抗日聯軍。他們都是打冷槍，打了就跑，因此，抗聯部隊及交通員很多同志犧牲在他們手裏。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借劍殺人的毒辣手段。日寇挑撥中華民族的內部分裂，製造民族間互相殘殺的鬥爭，並用毒品來毀滅少數民族。鄂倫春人，也叫棲林人，是終年生活在森林中的一個少數民族，以打魚打獵為生，文化極低。日寇利用鴉片煙引誘他們上癮，把他們獵到的貴重山貨，用鴉片低價收買，因而這個少數民族就遭遇了貧窮、衰弱、滅種的命運。據調查，九一八以前，有四千多人居住在小興安嶺和伊勒呼里山中，經過日寇十幾年的血腥統治，鄂倫春民族，只剩下一千多人了。

農民和小學教師

偽滿捐重稅雜，搶糧「出荷」，要勞工，抓壯丁，逼得老百姓叫苦連